

古渡传说

□ 顾玉平

在监利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有一处古老的渡口,它静静地横卧在悠悠的河水之畔,宛如一位沉默的守护者,见证了岁月的更迭与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流传着一些让人好奇的神秘传说。

这渡口名叫“望津渡”,据说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存在。那时的监利还是一片水乡泽国,水路交通尤为重要,望津渡便是往来行人、商贾渡河的必经之地。渡口两岸,垂柳依依,细长的柳枝随风飘舞,仿佛在向每一个过往的人人诉说着往昔故事。

老渡口边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摆渡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陈老爹。陈老爹打从年轻时就接过了家族传承的船桨,在这渡口上迎来送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深邃眼眸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

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夏夜,几个年轻人从城里来到这古渡附近游玩,听闻了陈老爹知晓许多关于渡口的老故事,便兴致勃勃地围坐在陈老爹身边,央求他讲讲那些传说。陈老爹吧嗒了一口旱烟,缓缓地吐出一圈烟雾,陷入了回忆之中。

“这望津渡啊,可不只是个普通的渡河之处,它背后有着一段离奇的故事呢。”陈老爹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却更添了几分神秘的氛围,让几个年轻人不由得起劲了耳朵。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渔夫,每天都会撑着小船在渡口附近的水域打鱼。有一天,天色渐晚,渔夫正准备收网回家,却突然看到

河面上泛起了一层奇异的雾气,雾气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艘华丽的大船,船上灯火通明,还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渔夫心生好奇,想着平日里从未见过如此的大船,便划船靠近想看看究竟。

等他靠近那大船时,只见船上站着一群身着古朴服饰的男女,精美绝伦,仿佛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般。渔夫刚想开口打招呼,却发现那些人似乎根本看不到他,依旧自顾自地在船上嬉戏、饮酒作乐。渔夫心里有些害怕,但又被眼前的景象吸引,忍不住登上了那艘大船。

上船后,渔夫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周围的一切都如梦如幻。那些人递给他美酒佳肴,他希里糊涂地就吃喝了起来。可等他回过神来,想要下船离开时,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大船像是被迷雾笼罩,一直在河面上打转。

渔夫焦急万分,大声呼喊救命,可回应他的只有那虚无缥缈的笑声和风声。不知过了多久,雾气突然散去,大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渔夫发现自己竟身处一片陌生的水域,连方向都辨不清。

渔夫在那片水域里划了很久很久,直到精疲力竭,才终于看到了岸边的灯火,费了好大的劲儿靠岸后,却发现已经回到了望津渡,只是时间好像过去了很久很久,家里人都以为他早已遭遇不测了呢。那以后,渔夫大病一场,病好后也再也不敢在傍晚时分靠近那片水域了,还时常告诫旁人,那河里的大船可碰不得,那会把人带入无尽的迷途之中。

陈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几个年轻人面面相

觑,其中一个胆大的年轻人笑着说:“老爹,这说不定就是以前的人编出来吓唬小孩子的故事,哪有什么迷雾大船呢。”

陈老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摇了摇头说:“年轻人啊,这望津渡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谁知道在那河水之下藏着多少秘密呢。”

年轻人听了,不以为然,等到夜深人静,大家都各自散去休息后,他心里却对那故事越发好奇起来。仗着自己胆子大,他偷偷又来到了渡口边,想着去那河面上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异样。

当他站在岸边,朝着河面望去,平静的河面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微光,起初并没有什么异常。可就在他准备转身回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丝竹之声,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又好像就在耳边。他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强忍着恐惧,再次看向河面。

这一回,他惊讶地看到,河面上真的渐渐泛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雾气中似乎有个模糊的影子在缓缓移动,那模样竟真的像一艘大船的轮廓。年轻人吓得瞪大了眼睛,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回头一看,原来是陈老爹。陈老爹一脸严肃地说:“我就知道你小子好奇心重,不听话,这渡口晚上可不太平,快回去吧。”说着,便拉着年轻人往岸上走。

回到岸上后,年轻人的心跳还久久不能平静,他结结巴巴地问陈老爹:“老爹,那真的是那艘迷雾大船吗?”陈老爹叹了口气说:“不

归途的光

□ 秦本灿

人,再苦也不觉得累。

父母在的时候,家里总是热闹的。母亲会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年货,打糍粑、腌腊肉腊鱼、制作香肠、做丸子,厨房里总是飘着诱人的香气。父亲则忙着打扫院子,贴上新的春联。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桌子边,吃着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听着外头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那种温暖,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

后来父母相继离世,我回家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每年春节,我依然会挤上北上的列车,只是目的地从温暖的家变成了冰冷的坟地。我会带着纸钱、香烛,还有父母生前爱吃的点心,去给他们上坟。跪在坟前,看着袅袅升起的青烟,我总觉得他们还在,还在等着我回家过年。

记得有一年,我在外面的生意特别忙,想着要不就不回去了。可到了腊月二十八,我的心就像被猫抓似的难受。连夜买了站票,站了近二十个小时才到家。当我跪在父母坟前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那一刻,我明白了,回家过年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这份牵挂,这份念想。我牵挂着家乡田野上这一座座埋葬逝去亲人的土堆子。

除了给父母上坟,我还要去给祖父母、曾祖父母烧纸钱,这是我们后人们的一片心意。此外,还要给土坟添几担土,这是为了土坟不因水土流失而塌陷。我们家的祖坟在老屋后面几百米远的田野上,这些年,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腿脚不如从前利索了,但春节前千里迢迢回家祭祖,这条路我还要继续走下去,直到走不动,还要带着我的子孙并告诫他们继续走下去。

我也深深眷恋着兄弟姐妹和邻里乡亲,他们多半也都老了。以前回家,大家还能凑在一起喝点小酒,说说笑笑。现在见面,更多的是互相叮嘱注意身体。看着他们花白的头发,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在除夕夜一起围着火堆烤火守岁的情景,还有炎热的夏天我们到门前的河里游泳和冬天在雪地里堆雪人的童趣往事。那时候虽然穷,可大家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年初一,是新年的开始,我早早起床,在家门口燃放迎新年的鞭炮后,便带上子孙给兄弟姐妹、邻里乡亲登门拜年,祝贺他们新的一年吉祥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们也来回拜,互道祝福,正月初一的清晨,村庄里到处是祝福声声。

鼓浪屿之旅

□ 郑天红

的心扉,想让他把这里的一切永远铭刻在心中,努力地学习,争取早日考取大学,实现他的心中梦想。

有人告诉我们,游厦大你不用两天的时间,你根本看不到厦大的精髓和文化内涵。在游人如织、摩肩接踵的人流拥挤中,加上酷暑,让你无法静心的徜徉在厦大纵横的建筑群中去感受和品味厦大的文化气息。于是,我们又来到厦大隔壁的游览胜地——南普陀。

南普陀寺坐北朝南,依山面海而造,规模宏大,气势庄严。我们一人只能领一柱青香,在青烟袅袅中,拜祭祷告,祝愿我们合家安康,祝妻工作顺心,祝儿子早日考上大学,学有所成。在上百级的石阶上,每一级都留下了我深深地祈祷和遥远的祝福。

和我们心有所同的表哥表嫂也带着他们读大三的女儿还有父母出来见面世面,我们在厦大会合,在南普陀合影留念留恋。大家都一样期待目睹鼓浪屿的风采。

第二天早晨,我们打的来到了厦鼓码头国际邮轮中心。这里早就被闻名而来的游人将整个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可以想像大家对鼓浪屿的期待之情。

也不知我们是第几轮,总之上了邮轮的人也都心中怀着莫名的兴奋和激动,都在用手机或相机释放心中对大海的热情。一只只声声鸣叫的海鸥似乎在欢迎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游人,时而俯冲,时而盘旋在邮轮周围,它们点缀了大海的风景,我们也似乎闻到了鼓浪屿的气息。

不会,轮船就停在了内厝澳码头,游人们争先恐后的拥上岛,想去寻访“鼓浪屿”和郑成功的足迹。在船靠码头的一刹那,我叫

管是不是,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故事,总归是有些缘由的,咱对这渡口、对这片河水,得怀有敬畏之心啊。”

从那以后,关于望津渡的传说在监利的街巷间里越传越广,每当有人经过这渡口时,都会忍不住想起那个渔夫的遭遇,望向那悠悠河水时,眼神里也多了几分敬畏与好奇。

其实啊,除了这传说,望津渡还有着许多饱含人间烟火的故事。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到逢年过节,渡口就格外热闹,外出的游子们纷纷乘船归来,踏上这片故土。渡口上,亲人相见的激动呼喊声、久别重逢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那是一种浓浓的乡情,是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而这“望津渡”的名字,也有着它独特的来历。据说曾经有一位监利的文人,在外漂泊多年,历经坎坷,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当他所乘的船行至此处时,远远地看到了岸边熟悉的景象,那熟悉的垂柳、那古朴的码头,就像看到了家的方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站在船头久久凝望,心中感慨万千,便为这渡口取名为“望津渡”,寓意着漂泊之人望向家乡渡口的那份殷切期盼和深深的归属感。

如今,时代变迁,虽然有了更多现代化的桥梁横跨在河面上,这古渡不再像从前那般繁忙,但它依旧静静地守在那里,承载着监利人的记忆与情感,那些神秘传说、那些人间故事,都如同河面上的波光,在岁月的长河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成为监利这片土地上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吸引着后人去回味,去感受这片土地上那别具一格的韵味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家乡的变化很大。以前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低矮的土坯房、茅草房变成了小洋楼。可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会特意去小时候常玩的河边走走,去村头的老槐树下坐坐。这些地方,承载着我最珍贵的回忆。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为了生活奔波,渐渐淡忘了回家的路。可对我来说,春节回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就像候鸟南飞,就像落叶归根,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执着。

在外面打拼的这些年,我经历过起起落落,也见识过灯红酒绿。可每到春节,我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飞回那个位于江汉平原的小村庄。那里有我的根,有我的魂,有我此生最深的牵挂。

火车依旧拥挤,路途依旧遥远,可我知道,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有我的亲人,他们或许已经化作黄土,可他们的爱永远活在我的心里。那里还有我喜欢的乡土气息,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年过花甲,我依然要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踏上归乡的路。归途虽然遥远,但那一束束光照得我褪去疲惫,满身温暖。

侄儿欢呼雀跃地跑到海边要下海,我用手机给他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瞬间。在传说中的“鼓浪石”前,大家争相排队合影,想把这块不会说话的石头永远带回家。望着海边的城防墙,我用眼睛在搜索,哪块石头是郑成功曾经抚摸的石头呢?哪一个碉堡里曾经伫立过他高大的身影?在这纵横交错的土地上哪方又是郑成功曾经蹂躏过的呢?当初为收复台湾,他曾在这里苦心积虑,希望一举成功,我伫立在海边的石栏上仿佛看到了他高大的背影,在音乐隧道里我听到的不是“鼓浪屿之声”,我听到的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带着千军万马冲向台湾的呐喊和他们胜利的欢呼……

一路遐思无穷,一路拍照留恋,在平静的蔚蓝大海上,没有鼓浪屿的海声,我依然能感受它的魅力;听不到鼓浪屿的喧嚣,我却能想象它的气势。遗憾的是:当我们穿过音乐隧道时,郑成功那巨大的石像却是在我们的头顶上。等我们仰望日光岩那雄伟和傲然挺立的身姿时,却错过了和郑成功“谋面”的机会。几门曾为收复台湾立下了功劳的大炮都未能去抚摸一下,只能遥望叹息了。

为了照顾孩子们和老人们的感受,我们去了岛上的美食街,那是有闽南和台湾的特色吃食,只要肠胃功能好,就可以放开享用,这里感受的闽南美食风味,一定会让人们永远记住厦门鼓浪屿。

回程时,在一幅巨型鼓浪屿画上看到一句话:魅力厦门。只因为在最美的年华,邂逅了最美的风景,我在心中感叹:我很幸运,在能够身体力行时候看到了最美的风景——鼓浪屿。

龙腾广场的夜生活

□ 常瑞安

在容城镇的版图上,龙腾广场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城市与自然的交汇处。它的右边紧挨着滨江公园,仿佛是大自然馈赠的绿色丝带;左边依偎着天悦的居民区,那是人间烟火的温馨栖息地;前方则遥望着长江江滩与湿地公园,承载着天地间的浩瀚与灵动。

当白日的喧嚣渐渐褪去,夜幕如一块轻柔的黑纱,徐徐降临在这座城市之上,龙腾广场便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瞬间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此时,这里早已热闹非凡,仿佛是一场盛大狂欢的开场。

广场上,十多支舞蹈队各自占据着一方天地,宛如盛开在夜空中的多彩花朵。她们伴随着欢快的旋律翩翩起舞,动作整齐划一,身姿轻盈曼妙。那灵动的舞步,仿佛是在夜的舞台上书写着生活的美好诗篇。有的队伍跳着优雅的交流舞,男女舞伴之间默契配合,旋转、移步,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有的则是热情洋溢的广场舞,大妈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活力丝毫不输年轻人,她们用舞蹈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音乐声此起彼伏,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夜的乐趣。

不远处,一支小型乐队开辟出了一块独特的场地,正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主唱那深情的歌声,如同夜空中飘荡的丝线,轻轻缠绕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吉他的弦音清脆悦耳,贝斯的节奏沉稳有力,架子鼓的鼓点激情澎湃,三者相互交融,营造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氛围。周围围满了观众,他们或是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身体,或是轻声跟唱,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世界里。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音乐仿佛有了灵魂,将人们心中的情感一一唤醒。

而在广场的一角,一群跳街舞的小朋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们年纪虽小,却有着大大的能量。那酷炫的动作,充满创意的编排,无不展现出青春的活力与朝气。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汗水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仿佛是在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他们用舞蹈诠释着对梦想的追求,每一个跳跃、旋转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引得周围的观众阵阵喝彩。

广场上,除了这些精彩的表演,还有许多男女老少。他们或是漫步在广场的小径上,悠然自得地欣赏着江景。长江在夜色中宛如一条黑色的巨龙,静静地流淌着,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江面上波光粼粼,那是月光与灯光的交织,如梦如幻。有些人则坐在一旁的茶座上,喝着夜茶,享受着这份宁静与惬意。茶香袅袅,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与广场上的热闹氛围相得益彰。老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着家长里短,回忆着往昔岁月;年轻人则分享着工作与生活中的趣事,憧憬着美好未来;孩子们则在人群中嬉笑打闹,无忧无虑地奔跑着,为这个夜晚增添了一份纯真与欢乐。

龙腾广场的夜生活,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在这里,有舞蹈的灵动、音乐的激昂、青春的活力,也有江景的宁静、茶香的悠然、人间的烟火。它见证着城市的繁华与活力,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在这个小小的广场上,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每一个夜晚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它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包容着每个人的喜怒哀乐,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

初冬的热

□ 付玉成

刚刚立冬,有机会再次回到阔别的故乡,秋老虎虽然已经过去,但季节仍然充满着夏的气息,初冬的正当午还是单衣单裳,太阳不甘心收取它的锋芒,照在头顶滋滋冒汗,只是早晚略有凉意,也难怪,冬夏隔着秋,隔代相对亲。

从南洋回来,一共经历四个温区,体验了不同的热度,菲律宾的热是张扬的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光下很热,树阴下就很凉,映衬的是吕宋特质。北京的热是干热,恰似北方人的性格,直来直去,是从外到里的炽烤。武汉的热则是闷骚型,像南方的少女,羞羞答答的,想要从里到外的把你捂热。故乡的热则是温柔的,像母亲一样,贴心贴肺的,热在骨子里面。

四地的热差还在于,南洋是一抹的热,从早热到晚,起床一身汗,睡觉还是一身汗,整天全身都是湿的;北京的热是白天太阳晒,早晚干风吹,空气中夹杂的是沙尘,晦晦的,涩涩的;只有武汉,潮潮的,润润的,从早到晚是慢慢慢凉,有初冬堪比春天美的婉约,若漫步在公园,听小鸟唱曲,露滴湿鞋,会流年往返,这是南洋和北京都没有的,南洋几乎没有鸟,北京的鸟很忙,只有武汉,鸟和人一样,悠闲自在。武汉的夜间,那可不简单,酒榭歌台,花花绿绿,各种商业活动,通宵不打烊,凸显热力和张力。当然,北京和南洋也有不夜的商业,但点点星星,有些高雅的让人不敢接近,有些低俗得让人不想接近。

要说天气的热度,南洋是最高的,商业的热度则在武汉,北京和故乡热在明面上,分寸把握得很好,有时候想热不敢热,有时候不热但必须得热。在南洋做天是放肆的,在北京做天是克制的,只有武汉随性的做着天,天和人都很自然和放松。老家则单调了些,毕竟偏远,除非武汉的天能够把老家带起来!当然,老家的热是谁也替代不了的,那是心热,越是接近故乡,心就越是赤热,它是心底自然泛起的温馨,像放电一样,从上而下流遍全身,让人陶醉、眩晕,它热得忘乎所以,它热得迷了归途。

初冬的热,既是燥热,也是慢热,它热出了情怀,热出了梦想,它热得绿叶泛金光,它热得草木皆白头,它热得来年春满地,它热得秋来果满仓!

